

5月的阳光陪我们上了白鹿原。

脱离了今日西安古时长安的闷热,在高高耸入空野流风的白鹿碑下站定,往日一欢快便想开玩笑的心情此时却像上不得大台面的小孩子,悄然溜了,心下不由得暗自“哎呀”了一声。这声暗自的哎呀,不是我的东北口音,而是8年前走在江西赣南红军长征路上的中国作家采风团团长陈忠实先生发出的,前面的“哎”字要比后面的“呀”字重得多,是被浓醋啊烈酒啊老辣子啊羊肉泡馍的老汤啊,日久天长混合浸泡而成的陕西味儿,那绝对是经白鹿原的长风与灞河劲水熏染而成的陈忠实的口音,与我听过的别的陕西文人如贾平凹、白桦、白描、邢小利等都不同。8年前那次重走长征路采风,我是他手下一名团员,过后我曾在《过梵净山》一文中把他独特的“哎呀”译为相当于古汉语的“呜呼”,一激动了,大家便学他口音呜呼几声,以示对他“哎呀”的呼应。而眼下,我在白鹿原这块文学高地暗自发出的这种“呜呼”,源头还可往前追溯。

19年前,一页页读完砖头样厚重的《白鹿原》那个深夜,我曾怀着羞愧之心写下一段话:“这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厚重大作。粗壮的骨构加丰满的血肉,大起大落,大悲大哀,大性大情,其深厚的文化意蕴中,既有民族历史,又有男女性情,白、鹿、朱、黑娃、小娥等等,均是雕塑般的成功人物,浓重笔墨显出大家之气,不是儿戏玩家所能为。”史诗品格的《白鹿原》,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而且越来越显出文学地位,白鹿原上才得以竖起高高的白鹿原碑。我所以说怀着羞愧之心,因在读到《白鹿原》的两年之前,我出版过一本二十几万字的小长篇《绿色青春期》,还喜滋滋开过一次研讨会。若是出版在《白鹿原》之后,还有什么脸开研讨会啊。及至作为团员与作为团长之一的陈忠实同到江西陈世旭那里走了一段长征路,才得以近距离细端详这块白鹿原上的文学之碑。他抽的烟是格外粗壮的雪茄,还随身带一个装了沱沱的大水杯,这两样提神的东西使他眼睛总是亮亮地在深思,却很少有话,会上也很少有。一旦忽然有了感触,通常也是前面所说那样“哎呀”了一声了事,其余都留着力透纸背,或说给确能听懂的人了。至今清晰记得,过梵净山时,当地政府安排的叫做滑杆的简易轿子抬我们翻山,大家都不好意思让人抬,但都没办法拒绝,人家说这是为了拉动经济,好让挣不着钱的农民工得几个工钱。陈忠实没坐,他说那天身体不舒服,不能和大家一起翻山了,就从山下绕到对面和我们会合。当我们一群坐过轿子,“压迫”了农民工的人和他会合时,我和山西的葛水平请他坐到放在路边的滑杆上休息一会儿。他刚一坐下,我和葛水平却趁其不备抬他在大家面前走起来,他急得连连叫停,还是被我们抬了好几圈,惹得大家齐声呜呼了一阵子。其实他这个农民的后代,是最不好意思“压迫”农民工的,才没和我们一块翻山,我们却非让他压迫了我们一会儿,心思当然是出于对他的尊敬。那一路上说了太多兴高采烈的话,原因当然和《白鹿原》的作者是团长之一有很大关系。但那次我却没单独和他说道多少话。一是行程很累,二是我自觉不配浪费他的宝贵时间。但从那以后,每次中国作协开会,我都要和陈世旭一同到他房间坐坐,陪他喝几杯啤酒或茶,就是表示一下对文学老大哥的尊敬,绝无其他妄念,但也因此逐渐有了感情。记得有回世旭到得很晚,我便自己先去他屋里坐办,他和我一口抽雪茄烟,我陪着一口一口喝浓茶,却没几句虚话。后来他忽然对我说,你该好好写一部长篇。我知道这话的分量,他是指垫棺当枕头那种长篇,我何尝没想过?我已有个长篇稿子在手里放着,只是一想到他那砖头样厚重石碑

样高大的《白鹿原》,便丑媳妇不敢见公婆了。后来他说他自己也打算再写部长篇小说,我却表示了不赞同,说不如多写些散文随笔更好,再写那么沉重的东西,会把他自己压垮的。后来,我还是悄悄把放手里好一阵子的长篇跟他说了,就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已看过的《不悔录》。所以跟他说,是因责任编辑和总编辑看后都很感兴趣,想出版但有顾虑,建议我找位著名评论家写个序,再找位著名作家写段评语。《不悔录》不该是他希望我写的那部长篇,不想他却满口答应写评,并很快写了一段至今让我感念不已的话:“刘兆林是位经历过生活磨难,阅历丰富的真诚作家,却又永远有着乐观襟怀和幽默情调。他曾以小说《啊,索伦河谷的枪声》《雪国热闹镇》和长散文《父亲祭》震撼过文坛,也震撼过我的心。他的长篇小说《不悔录》,又使我受到一次更深刻的感动和震撼。”不用说,这段评语,我既感动不已,又羞愧难当。我不会大言不惭地认为他真就受到那么深刻的感动和震撼,其中总会有点感情因素吧?但我敬

白鹿原下摘樱桃

□刘兆林

重他的感情,我觉得他的感情很纯粹。

因了这份感情,今年5月中旬,陈世旭约上我,决定分头飞往西安,共赴陈忠实先生的“摘樱桃”之邀。老大哥在电话那边是这样说的:“白鹿原樱桃熟了,你和世旭来原上摘樱桃吧!”我们就千里迢迢去了。到后他问我们除了摘樱桃,还想看看啥。我和世旭不约而同说最想看白鹿书院和他乡下旧居。旧居我在他自传式的创作谈《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里已反复领略过,如能亲眼看看则最为如意。他却又是一声“哎呀”后说:“我的旧屋子没什么好看嘛,先看看书院就去原上摘樱桃吧!”第二天他就带我们上了白鹿原。一同上原的,还有他邀来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何启治,他是《白鹿原》的责任编辑,还有来西安参会的评论家白桦。人多了,想法仍不谋而合,还是都想看看白鹿书院和陈忠实的乡下旧屋。陈忠实仍是那一声“哎呀”说:“我的旧屋子有什么好看嘛,先看看书院就去原上摘樱桃!”这便是陈忠实,人越多,话越少,越执著。

陈忠实老大哥把我们引进乡间古朴风格的白鹿书院,领我们挨间屋子看了看,便叫我们坐到庭院的凉棚下喝茶,吃黄瓜、西瓜、瓜子、小西红柿和樱桃。那樱桃颗颗如山杏子大小的紫玛瑙或红珊瑚,我以为就是白鹿书院种的呢。环顾一番才明白,环抱着书院的大园子,种有芍药、月季、西番莲、毛桃和矮松树等等,这就等于书院是建在花园里了。对怎么办书院,身为院长的陈忠实只字未提,倒是主持书院学术研究的《小说评论》副主编邢小利热情向我们介绍说:“白鹿原上办白鹿书院,名至实归。陈老师在《白鹿原》里写的白鹿书院和主持人朱长山先生,都是有原型的,其原型是蓝田县清末举人牛兆濂主持的蓝田‘芸阁学舍’。而这个蓝田县,自秦设县以来一直沿用至今,蓝田学舍是在为宋代著名的吕氏四兄

乡村两章

□张墨瑶

易先生

滦县唱驴皮影的艺人,称为影匠。惟有易易唐,人呼为易先生。

易先生已是90高龄,从艺80年,不唱影,只务影人的雕刻和操纵,堪称双绝。他早年制作的影人和切末,如今拿出来,除了岁月的沧桑外,依然色彩鲜艳,平展如初不折不皱。

易先生的雕刻,形象设计精巧,雕镂细透,格调高雅,出神入化。他的操纵之功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影窗上表演妇女的梳洗打扮散发、梳头、挽髻、簪花、涂脂抹粉、更换衣服等等,干净利索,生动逼真,似有神助。猫能低头觅草衔食,仰头嘶鸣,打滚抖毛。猴的眼球会转,鸟能扇翅,鱼能摆尾喷水……栩栩如生,使观者似身临其境。

易先生一生不收徒。他说,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作艺的人,心有摘星之志,自有神助。

杜文江追随易先生30余年,恭敬如圣人。易先生只说,你好好看。每次表演,易先生总要从怀里掏出一册夹篇,表演完了马上将夹篇收起,从不示人。

妙都在夹篇里,杜文江看出来了,却苦不得一见。

一天,有人送信说易先生死了,杜文江痛哭失声,暗叹绝技带进了棺材。流着泪前去找丧,路过一片树林,见一个老人拄着枣木手杖,在林中望着柳枝摇曳,望着翠鸟鸣唱抖毛弹翅。

杜文江怔住了,细看,原来是易先生。问,您不是死了吗?易先生微微笑笑,转身向家中走,杜文江赶紧跟随。进了院,入了屋,窄窄的土炕上,躺着一具死尸,俨然易先生。这是咋回事?杜文江扭头惊问。

易先生轻轻举起枣木手杖,如同操纵皮影人,向着死尸几旋,死尸突然坐起,忽悠悠冷丁躺下。躺下的却变成了平平展展的驴皮影人。

杜文江看明白了,猛然跪地磕头拜师。

易先生说,法乎自然,百炼千磨,自会有神助。

杜文江叩头如同鸡啄米。

药方

草鸡毛和公鸡屁挣了俩钱儿,常常讥笑马拐子,走道风摆杨柳,站着长短不齐。

马拐子不惹他们,只念他的医经:古之医圣,擅疗人心。凡所致疾,皆心为本,调养失宜,风寒所侵,血色所伤。七情六欲暗伤于内,阴阳二气明攻于外……

一日,草鸡毛来看病,说脚面奇痒,百爪搔心,特求一方。马拐子告知,村北河里,水深丈二,河底有紫泥,可取来早晚擦抹,一月可愈。

草鸡毛走了,公鸡屁接着来了,也说有怪疾。头皮肿痛,夜不能寐,前来求方。马拐子亦告知,村北河岸垂柳成行,可取垂柳拂水之枝,再取河水一盆,每早晚用柳枝蘸水点洗,一月可愈。

过了一个月,草鸡毛和公鸡屁一同前来,说疾患已除,酬你多少钱?马拐子笑笑说,古之医圣,擅疗人心。二人疾愈,此所故也!

草鸡毛和公鸡屁哈哈大笑,说我们二人原本就没有病!马拐子听了依然笑笑,古之医圣,擅疗人心,二人如此,故所此也!

草鸡毛和公鸡屁听了苦笑笑,说不出话来。



欢唱的蛔蛔	
空旷的大洼里 那只蛔蛔还在鸣叫 一声一声 比秋风还浓 比阳光更响 更亮	
它不知疲惫 也不肯停止 从春天唱到深秋 清脆的声音在大地上流行 传递	
原生原态 散发着泥土的味道 那激动的谷子 醉迷的高粱 爆响的大豆 还有笑盈盈的棉花都是忠实的听众	
谁能听懂 它唱的是什么 在这个失声走调的季节 只有收割的父老兄弟听得甜蜜 亲切	
而花朵已谢幕 草木已收场 无情的冷风凋落了一切 只有蛔蛔的声音依然那么碧绿 青葱	

北大洼

(组诗节选)

□中 波

沿着亲切的呼唤 我走进豆子地
多想逮住那只蛔蛔
却不知 蛔蛔早已把我逮住了

金色的麦地

麦收时节一片金黄
妻子的小麦早已熟透了
麦子飘溢出清香
妻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俯瞰大地

□郑 明

我俯瞰大地，
它是那样广袤而丰厚；
那壮丽的山川，
让我静静地联想、思索。
我俯瞰大地，
它是那样锦绣而多彩；
那蓬勃的生机，
让我充满力量、感到坚实。
我俯瞰大地，
它是那样迷人而神奇；
那辽阔的田野，
让我的心田滋润、宁静。
我俯瞰大地，
它是那样富有而无私；
那万年的生灵，
让我心中涌动着美好的
憧憬、澎湃激情。

我手握激动的镰刀
深入金色的麦地

妻子的小麦
长得像土地一样厚实 深远
南风吹荡着麦穗
翻涌起一波波心潮
我淹没在深处
一生也游不出来

长长的麦垄
种得比日月还长
汗水洗亮的麦粒 像珍珠
圆满地蓄满了情感
含辛茹苦的妻子
你闪闪的麦芒
刺进我的身心和灵魂

缘着麦垄
在妻子的笑意里尽情收割
我用尽了平生气力
也收不到垄头

我把陈祖芬老师寄给我的新年贺卡置于桌角,座右铭的位置,时时瞥眼一看,以赏心悦目。

贺卡做得别致,一个个的小图案都是祖芬老师亲手粘贴的。她送我两个戴圆边帽的女娃、两只粉色蝴蝶和一只黄色蝴蝶、六只草莓、三只红桃、三颗浆果、两枚蓝色的海星。

这些温馨的图案围着一句温馨的话:“祝你在新的—年里,硕果累累!”

我喜欢这些在现实世界中似有非有的图形,她们是这么活活泼泼的,唱着一些迷人的歌,絮叨着一些迷人的话,惹人喜爱。在我的孩童年代,她们却是真实地存在着的;在我的诗歌中,她们也是真切地呼吸着的。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她们至多只是“影子化存在”,她们被物质的钢筋水泥和意识形态的钢筋水泥挤压得厉害,但毕竟还是有所存在,这就使我们坚硬的生活凭空多了一些木屋、树、洞、蚊穴、蜂巢,让我们悄悄安放一些理想主义的碎末。

我小时候一直在童话里走来走去,看见太阳是有刺的,树木是塔松状的,好人都像猴子和刺猬,坏人都是大灰狼,这种判断一直伴随着我的年龄自然增长,一直到“文革”戴上红袖章,眼睛里还是那小白兔和大灰狼两类形象。我知道,在童话里呼吸是一种危险的生活状态,现实生活不会给你提供有红色屋顶的小木屋,屋顶上也不会给你安排气泡似的炊烟,洁白的炊烟也不会与纯洁的云朵自动相连,云朵当然也不是你揩泪的手帕,小鸟的翅膀决不会及时将它们扇过来搁到你手上。

在现实生活里你想享受童话的过程,那些非童话的后果马上就来挽上你。你打开门,大灰狼迎面给你一爪子,再没别的。但是我们又是如此地心仪童话,童话里的善恶真是非构成了我们价值系统的最初骨架,使我们感受到春天和秋天的美好,感受到盛夏和严冬的幸福,感受到松果儿爆裂在头顶的那种惊异与喜悦。

我们现在长年岁了,但我们跟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在灯光下翻开童话书的时候,绘声绘色讲解那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其实又心甘情愿地成了那个世界的居民,我们的身份证号码是塔松滴下的露珠的数目。

“神话给这个没有意义的世界赋予意义。神话是一种叙事的模式,她使得我们的存在具有价值。”这话是西方的一个思想家说的,他说得很道理呀。

祖芬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家,她笔下的世界是这样的善良和有生机,她善于把复杂生活中的树洞、炊烟、蝴蝶结和小木鞋都收集起来,放进她的那只专采草莓的小篮子里。就因为她心中充满爱,所以她喜欢按图作业,净化世界。

我曾经拜访过祖芬老师的家,那是几年前的事,是为了请她肯肯参与一个创作项目。我心中一直有“中国最美丽的城市必须有一支中国最美丽的笔来写”这样一个信念,所以,我成了以“报告文学样式描述杭州”这样一个创作策划的始作俑者之一,进而也有幸拜访了祖芬老师的家。

祖芬老师在北京的居屋是一个复合世界,她的童话世界与梦溪老师的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那个理性世界,严严实密地重叠在一起。我走进梦溪老师的书房是侧着身子走的,因为书实在太多,好几万册,到处是高高低低的山峰,仿佛只要轻轻咳嗽一声,那些巍巍峨峨的庄严的书籍就会从四面八方崩塌下来;而祖芬老师的书房,则俨然一个童话世界,《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以及《芭比娃娃》都坐在她的书架上以主人的姿态瞪着我。然后,祖芬老师又像变戏法一样,从她的童话世界里,变出了她亲自设计的成百上千个穿戴奇巧炫人眼目的女娃娃,一一罗列在我的眼前。这些造型有的是实物,均有一尺多高;有的是图形,精彩之极。这些竟都是祖芬老师空余时一个一个巧妙设计并且取用各种材质精心制作的,人称“祖芬娃娃”,在外已声名鹊起。

我注意到她曾经对人说过她的“做娃娃”的缘由:

你知道,我这人喜欢玩,家里有好多好多玩具。以前的洋娃娃都是买的,觉得不满足,就开始自己做,不想就迷进去了……我是从来不用针线的人,从外面买来一条新睡裤,带子断了我都不缝一缝,宁愿拎着它走来走去,懒。可是一做洋娃娃,就来劲了,花两三个小时做一个,一点儿都不烦……娃娃也像文学一样,文如其人,娃如其人。我的娃娃也是我的性格,都是活泼的,充满生命力的。我家的钟点工说“你的娃娃全是活的”。是的,她们都是有激情,有想象力的,每个的性格又不同……你看,我的娃娃世界里,没有纷争、嘈杂,没有任何不干净的地方。所以那天我突然想:我同情全世界不会做娃娃的人……其实我也很苦,白天要工作,晚上12点以后才能开始做娃娃,一做做到两三点。我给《明报》写的文章是这么说的:午夜12点以后我活了,像那跳芭蕾舞的灰姑娘,她是12点以前的精灵,我在12点以后走进我灿烂的王国。

我那时候就奇怪,祖芬老师在北京团结湖的住所,究竟是公寓单元房,还是一个红房顶小木屋,抑或是一个温暖的树洞。

祖芬老师是喜欢童话并且迷上童话的,“反正洋娃娃肯定要做下去”。在某种程度上是她的人生哲学,这种哲学是多么迷人啊,一个作家在生活中不被真正的善和真正的美所迷倒,还算是什么作家呢。一个作家不用自己纯真的色彩去点化世界,还算是什么作家呢。

在祖芬老师其他的文学作品里,我们看见了形形色色的当代人物,祖芬老师无一不把从童话世界里抽取的颜色慷慨地泼到他们身上,让我们看到兔的善良、鹿的机敏或者虎的雄心,我们总是能在祖芬老师的现实世界里看到理想世界的影子,这会使读者感到振奋,感到世界的明亮以及生活线条的清晰,至于这些兔、鹿、虎日后将继续活得那么纯净和生机勃勃,还是会发生某种变异,生出某种蛇蝎之胆,这就不不是作家所能把握的了,为世界变化负责的应是历史而不是文学。

文学的质地应该还是鲜艳的、明晰的、带炊烟的,能够使人走得进去并且感到一路心神愉快的。

一位在现实世界中用“娃娃”的鼻孔呼吸着童话王国的人,多么难得,使我结识祖芬老师始终有相逢知己之感,因为我至今瞧见儿童杂志上那些红屋顶黄蝴蝶时,心里还会升起一种异样的感觉,所以我自认也是半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起码我主观上是这样认为。

所以我要把祖芬老师郑重赠给我的两个女娃和三只蝴蝶,放在座右铭的位置上,以便保证我呼吸到的相当一部分空气,是由蝴蝶扇过来的。

那怕开了门就有大灰狼的爪子,也就让它去了。

哪里没有狼呢,童话世界里也有嘛,无非童话里的狼更可爱一点,以致有了“嫁人要嫁灰太狼”的共鸣。

顺便说一句,祖芬老师抒写杭州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后来也正式出版了,20余万字,行文特别优美,赞誉连连,她反复斟酌之后定下的书名,就叫《杭州的现代童话》。

对于我所居住的这个城市而言,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书名了。而书中的8个篇章分别是:杭州在哪里、幸福指数、水中君子、安徒生在杭州、都市倒计时、还湖记、老板进行曲、芝麻开门。读这样的作品,就如在祖芬老师家看着她一堆一堆地捧出“娃娃”来罗列一样,那种纯净和喜悦的感觉,简直是无法描述的。

呼吸童话

□黄亚洲